

论我们 教育机构的未来

[德] 尼采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论我们 教育机构的未来

——六个公开演讲

〔德〕尼采 著

彭正梅 译

孙周兴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六个公开演讲 / (德)尼采著;
彭正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067-3

I. ①论… II. ①尼…②彭… III. ①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教育思想
IV. ①G40-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975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六个公开演讲

〔德〕尼采 著

彭正梅 译

孙周兴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067-3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3/4

定价:25.00 元

Friedrich Nietzsche

Ü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

Sechs Öffentliche Vorträg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KSA 1: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I-IV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870—1873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2. durchgesehene Auflage 1988

©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Berlin, New York

本书根据科利/蒙提那里考订研究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卷第641—752页译出，并根据第14卷补译了相应的编者注释。

中文版凡例

一、本书根据科利/蒙提那里编辑的 15 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著作全集》(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简称“科利版”)第 1 卷(KSA 1: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I - IV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870—1873)第 641—752 页译出。

二、中文版力求严格对应于原版。凡文中出现的各式符号均予以保留。唯在标点符号上,如引号的运用,稍有变动,以合乎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原版疏排体在中文版中以重点号标示。译文中保留的原版符号,需要特别说明的有:

/:表示分行。

[]:表示作者所删去者。

< >:表示编者对文字遗缺部分的补全。

「 」:表示作者所加者。

[—]:表示一个无法释读的词。

[— —]:表示两个无法释读的词。

[— — —]:表示三个或三个以上无法释读的词。

— — — :表示不完整的句子。

[+]:表示残缺。

三、文中注释分为“编注”和“译注”两种。“编注”是译者根据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4卷第41—114页(对科利版第1卷的注解)相应内容译出的,作为当页注补入正文相应文字中,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

四、科利版原版页码在中文版相应位置中被标为边码。“编注”中出现的对本书内的文献指引,中文版以原版页码标示。由于中文版把原版单独成卷(第14卷)的“编注”改为当页脚注,故已没有必要标出原版为方便注释而作的行号。相应地,“编注”中出现的行号说明也予以放弃,而改为如下形式:×××××……],表明该“编注”涵盖的范围从×××××到该“编注”号码所标记之处。

五、中译者主张最大汉化的翻译原则,在译文中尽量不采用原版编注中使用的缩写和简写形式,而是把它们还原为相应的中文全称。原版编注中对尼采本人著作的文献指引(包括不同版本的文集、单行本)均以缩写形式标示,如以“JGB”表示《善恶的彼岸》,在中文版中一概还原为著作名;原版编注中对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诸卷的文献指引,中文版均以中文简写形式“科利版第××卷”的方式标示;唯原版编注中对尼采不同时期手稿和笔记的文献指引,因内容解说过于烦琐,中文版也只好采用原版的简写法,并在书后附上“尼采手稿和笔记简写表”。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六个公开演讲^①

^① 1872年，尼采受巴塞尔的“学术委员会”邀请做有关教育改革的公开演讲，尼采只发表了五次演讲。他写了第七个演讲的简略构思。——译注

目 录

导言·····	1
前言·····	8
第一次演讲·····	12
第二次演讲·····	33
第三次演讲·····	55
第四次演讲·····	73
第五次演讲·····	95
尼采手稿与笔记简写表·····	117
译者后记·····	118

导 言^①

一

我演讲的标题^②，应该像其他任一标题一样，须尽可能的确 643
定、清晰和有力，但我现在才注意到，目前的标题太过简短、太过精
确，因而又有点模糊和不清晰。因此，我必须首先就这个标题以及
本次系列演讲的目标，向我尊敬的听众做些解释，并为不得不这样

① 参见：8[60]——编注

② 尼采的演讲涉及德语中表达“教育”的两个概念的区分：Erziehung 和 Bildung。“Erziehung”意思为“教育”，相当于英语中的“education”；而“Bildung”，则为德语世界中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概念，不仅有“教育”(Erziehung)义，但同时也有“文化”“教化”和“自我创化”义。这里的“自我创化”是指一种终身的连续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因此，就时间而言，个体“Erziehung”的终止应该是个体的终身性的“Bildung”，也就是说，制度化的学校教育(Erziehung)就是帮助学习者走上自我创化(Bildung)的道路，尼采有时交替使用“Erziehung”和“Bildung”这两个概念，但更为频繁地使用“Bildung”，而且更加重视后者的“文化”和“自我创化”的意思。其演讲标题“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教育机构”的德文为“Bildungsanstalten”，亦即“教化机构”，也显示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教育机构是为了使学习者亦即尼采所指的少数天才迈向自我创化(“Erziehung zur Bildung”)的机构；而这些天才们的自我创化，对德国社会来说，是文化的创生，对其自身来说是成为“有教养者”(gebildete Menschen)。这里沿用我国哲学界和文学界的翻译，把“Bildung”翻译成“教化”。译者有时也酌情把“Bildung”译为“教育”“教育教化”“自我创化”或“文化”，更多时是意图把这些涵义都纳入到“教化”这个概念之中。读者亦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它的翻译还原为“教育”，但绝不能等同于中文中的“教育”概念。详细区分，亦可参考译后记。——译注

做而向诸位致以歉意。我承诺向诸位谈论关于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但我最初根本没有想到去探讨我们巴塞尔地区此类机构的特定未来及其继续发展。因此,即使许多一般性的论述,恰巧也适用于巴塞尔地区的教育机构,我本人也并不想做这样的推断,也不想为这样的推断承担责任。其原因在于,我自认为对这里太陌生,也没有经验,感觉自己远未在这里扎根,远未谙熟这里的情况,从而不能对这里的教育机构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根本不能预先确定其未来发展。另一方面,我自己完全知道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做演讲。这个城市力求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规模以及令所有更大国家感到汗颜的标准去促进其公民的教育和教化。因此,我想我肯定有理由来假定,这里的人既对我所要谈论的主题做了许多,也一定对此思考了许多。我的希望,也就是我的假设是,我能与这里的听众建立一种精神联系,因为他们不仅同样对教育教化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而且也有意志用行动去促进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物。考虑到演讲目标的宏大和演讲时间的有限,我唯有对着这些听众,才能使自己得到理解。也就是说,只有他们才能猜度我只能暗示的意义,才能补充我所必须省略的内容。简言之,他们需要的不过是提醒,而非教诲。

因此,我完全拒绝被视为巴塞尔学校问题和教育问题的业余顾问,也不考虑从当今文明民族的整个视野出发来预言教育教化和教育机构的未来。视野太过阔远,就像太过切近一样,都会令我目盲。因此,所谓我们的教育机构,不是特指巴塞尔的教育机构,也不是囊括所有民族最广泛意义上的无数形式的教育机构,而是指在这里也受到欢迎的德国的教育机构。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要

关注和探讨的是德国教育机构的未来,其中,包括德国的国民学校、实科中学、人文中学和大学。^①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将完全不做比较和评价,尤其要警惕这样一种阿谀性的妄念,即,似乎我们的状况对其他文明民族来说是普遍有效的、不可超越的模式和模范。这里只需知道这一点就已足矣:我们的教育机构并非偶然地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并非像一件长袍那样加在我们的身上;它们是重要的文化运动的活的纪念碑,在某些方面,它们就是我们的

645

^① 国民学校(Volksschule),在18世纪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种国家支持的初等教育机构。1717年,普鲁士颁布法令实施强迫教育,但1781年的调查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参加国民学校;实科中学(Realschule,词根“Real”在拉丁语中有“事物”的意思),最初是由虔信学派在18世纪初创立,强调传授有用知识的中等教育机构。1783年哥廷根大学教授格斯纳(J. M. Gesner)强调学校应当教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和地理等实科知识和民族语言(即德语),主张培养有用的公民,而不是学者。实科中学一方面满足了德国的工业发展要求,促进了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为那些不从事古典研究而期望能在工商业中谋求职位的学习者提供了出路;人文中学(Gymnasium),是一种使学生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中等教育机构。尼采的演讲所着重探讨的就是这种被称为重要的文化运动的纪念碑的人文中学。“Gymnasium”在古希腊是进行身体训练和精神训练的地方,当然身体训练处于主导地位。这个概念在罗马时期并未流行,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活跃起来,并在15世纪进入荷兰和德国。1538年,斯图谟(Johannes Sturm)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了一所作为德国人文中学的榜样的人文中学。这些人文中学强调拉丁语和希腊语学习,强调学术的教育,以使学学生获取大学资格。但从18世纪开始,德语、现代外语(主要是法语)以及自然科学的比重也逐渐增加。经过1735年、1752年和1764年的系列改革,人文中学逐渐为国家控制。1800年,由于新人文主义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影响,古典教学重又逐渐增强,并强调人的普通教化。1812年,普鲁士规定,所有有权送其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校,一律称为人文中学。19世纪末,人文中学又经历了一次转折,被当时政府要求增加自然科学和现代语教育,强调培养德国人,而不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自1900年以后,人文主义的文科中学(humanistische Gymnasium)、实科人文中学(Realgymnasium)以及高级实科中学(Oberrealschule),都可以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资格证书(Abitur)。今天,德国的“Gymnasium”,翻译成“文理中学”而非“人文中学”,似更为恰当。——译注

“祖传的家什”^①，把我们与我们民族的过去联系起来，因此，它们在本根上是如此神圣、如此可敬的遗赠，以至于我知道，我只有在最大可能接近其最初产生的理想的意义上才能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此外，我坚定地相信，目前对这些教育机构所进行的、旨在使其“合乎时宜”^②的许多改变，大部分都扭曲和偏离了作为其根基的原初的高贵理想。对于这些机构的未来，我们所敢于希望的是，它们在德意志精神的普遍的更新、重振和净化之后，从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新生。在这种新生之后，它们会显得亦旧亦新，但人们现在对它们所施与的变革则多是力求仅仅使其“现代”与“合乎时宜”。

我准备仅在这一希望的意义上来谈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这也是我一开始请求听众谅解的第二点。在所有的自负中，最大者莫过于想做先知，以至于一个人说自己不想做先知，在听众看来已觉可笑。在我看来，任何人都不可以以一种先知的腔调来谈论我们的教育教化以及与之相连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方法的未来，除非他能够证明这种未来的教育教化的萌芽在当代已一定程度地存在，并将在高得多的程度上得到扩展和发展，以对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产生一种必然的影响。请允许我像一位罗马内脏占卜师^③那样，只根据时代的内脏来测度其未来。就我们的主题而言，我正是

① 短语“祖传的家什”(Urväterhausrath)是从歌德《浮士德》借用而来。参见《浮士德》第一部，第408行。——编注

② 尼采出版的第二部著作的书名是《不合时宜的考察》。——译注

③ 内脏占卜师(Haruspex)：根据献祭的动物内脏来占卜未来。内脏占卜最初源于意大利西北部的埃特鲁斯坎部落(Etruscan)，后被引入到罗马宗教。——译注

要预言一种业已存在的教育教化趋势的未来的胜利,尽管当下它并未受到青睐,也不受尊重,甚至也未得到扩展。但我满怀信心地认为,它必将胜利,因为它有着最伟大、最强有力的盟友:自然。无须讳言,我们现代教育方法的许多前提都带有不自然的特性,并且,我们时代最致命的弱点恰恰与这种不自然的教育方法相关联。谁感觉自己与这个时代完全混同合一,认为它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那我们也不会因为他的这个态度和这个无耻拼凑起来的闻所未闻的时髦词汇“不言而喻”^①而嫉妒他。不过,谁若是持相反的观点,且已经绝望,那他也就无须再去战斗,只需怀抱孤独,尽速穷居独守。但是,在这种对当代持“不言而喻”态度者和对现实持绝望态度的孤独者之间,还挺立着战士,即仍持有希望的人。在我们眼前挺立的伟大的席勒,就是这类人中最最为高贵和最为崇高的代表。就像歌德在《大钟歌·跋》中所描绘的那样:^②

他的面颊现在越来越红润,
因为那从不离开我们的青春,
因为那勇气,它迟早要战胜
来自于迟钝麻木世界中的抗衡,
因为那信念不断升腾,
时而勇猛地狂飙,时而卑顺地低回,

① 德语“selbstverständlich”(不言而喻)是由“selbst”(自身,本身)和“verständlich”(可理解的,明白的)两个词组成,这里尼采不认可这个词汇,也不认可用这个词汇去对待德国教育的现实状况。——译注

② 参见歌德:《大钟歌·跋》第49—56行。——译注

以使善能繁荣滋长，泽被世界，
以使高贵者的时日最终来临。

我希望我尊敬的听众把我至此为止的发言视为类似导言式的开场白，其目的是对我演讲的题目做些说明，以避免可能的误解和不合理的要求。现在言归正传。我将在我演讲的开始划定我基本的思考范围，并将尝试从中引出我对我们教育机构的判断。也就是说，在我演讲的开始，应该有一个清晰表述的论题，以便作为一个盾形饰纹章，提示着来访者他将进入什么样的屋子和庄园，如果他在看过这种盾形纹章之后，还喜欢待在一个如此标记的屋子和庄园，而不是离开的话。我的论题是：

在当代，两种表面相互对立，但其作用同样有害并最终在其结果中汇聚一起的潮流，统治着我们最初建立在完全不同根基之上的教育机构：一种是尽可能扩张和扩展教育教化的冲动，另一种是缩减和削弱教育教化的冲动。第一种冲动要求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扩展教育教化，但按照第二种冲动，教育教化则应该放弃其最高的骄傲的使命，转而从属于并服务于另一种生活形式即国家。对于扩展和缩减教育教化这两种灾难性的潮流，如果我们有朝一日不能帮助另外两种与之相反的、真正德意志的且一般而言富有前景的倾向获得胜利，那倒真是令人绝望了。我这里指的是教育教化的窄化和积聚的冲动以及教育教化的强化和自享的冲动，前者与尽可能扩展教育教化的冲动相对立，后者与缩减教育教化的冲动相对立。我们之所以相信后两种冲动的胜利的可能，乃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扩展和缩减教育教化的这两种潮流都是与自然的永

恒意图相背离。把教育教化集中于少数人乃是自然的必然法则。这是普遍的真理。而那两种主导的潮流却只会导致建立一种虚假的、与其根本相悖的教化和文化。

前 言^①

(供演讲前阅读,尽管与演讲内容并无联系^②)

我所期望的读者应当持有三种品质。第一,他必须能够心静,能从容而不匆忙地阅读;第二,他必须不把他自己及其所受的教育带入到阅读之中;第三,他不可以指望在阅读结束时获得一套新的公式规则作为最终结果。我不承诺为人文中学和实科中学提出一套新的公式规则和学习计划,相反,我更倾向于赞美那些在这方面具有超强力量的人物。因为他们能够测度整个历程,从经验的深渊上升到真正文化问题的高度,并从那种高度下降到最枯燥的条例细则和最细致的公式规则之低处。而我则只要能够攀登上一个相当高度的小山,喘定之后,可以获得自由的视野,就已深感满意了。在本书中,我永远都不会去满足那些求取公式规则者的嗜好。

① 参见尼采:《五本未撰著作的五个序言》之二。——编注

② 这里出版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五个演讲,以尼采的亲笔付印稿为据。我们放置在演讲文本之前的是:同《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其他资料一起放在尼采一个文件夹中的、1872年春他写的一个导言,以及出自他1872年夏付印稿并且后来作了修改后收集在《五本未撰著作的五个序言》中的一个序言。尼采一度曾想出版这五个演讲(参见尼采1872年3月22日给弗利施(E. W. Fritsch)的信,见《尼采书信全集》II/1,第300页),但稍后又放弃了(参见尼采1872年12月20日给迈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g)的信,载于《尼采书信全集》II/3,第103页及以后)。这些演讲的日期也按时间顺序作了标注。——编注

我真确地看到一个时代正在来临。届时，严肃的人们将一起为彻底地再生和净化教育教化而工作，并将再次成为促进那种新教化的日常教育和教学的立法者；他们也许会再次去制定一系列公式规则。但那个时代距离当代还多么遥远！此间必定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也许人文中学会毁灭，甚至大学会毁灭，或，至少是这些教育机构会得到完全革新。因为今天这些机构的公式规则，在未来一代人的眼里看起来像是人类穴居时代的野蛮遗迹。 649

这本书是为了那些能够心静的读者而作，因为他们还没有卷进这个飞速转动时代的令人晕眩癫狂的匆忙之中，还没有感受到一种为时代的车轮所碾碎时的献身偶像般的快乐。也就是说，本书是为了少数人而作！但是，这些人还必须没有习惯于根据所节约或所浪费的时间的量来评估每一事物的价值，他们“仍然拥有时间”；他们毫无愧疚、毫不自责地选择和寻求一天中的好时光以及那些富有成果和活跃有力的时刻，来思考我们教育教化的未来；当傍晚来临时，他们还可以自信自己以真正有益和富有尊严的方式度过了白昼；他们还可能相信他们用十分有益和富有尊严的方式，也就是，以思考未来的形式的方式，度过他们的白天。这种人在阅读时仍没有忘记思考，他善于捕捉字里行间的秘密。他就是这么不吝惜时间，也许在放下书很久之后，仍会对所阅读的内容进行思考。而且，这不是为了去写一个书评，或也去写一本书，而仅仅是为了思考！你这该罚的挥霍者！但你正是合我心意的读者。你心静无忧，足以陪伴作者任何距离，^①即使其道路的目标只有在许多

^① 可能是化用《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41行）中的句子：“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译注